

一個家庭的變化

郝 湘 榛 作
山東人民出版社



李王民和張秀芝的新式結婚，在竹林莊來說還是頭一次，莊裏人誰也沒見過這新鮮事，都爭先恐後地搶着來看看。

剛吃過早飯時，王民家院子裏就擠滿了人，新媳婦還沒來，大家都在看天井裏的陳設。天井裏拾掇的也實在新鮮：貼北牆高掛了塊大紅幕布，當中掛着毛主席像，四圍用彩綢鑲着，四角上掛着四朵大紅花，顯得格外可觀；毛主席像前面，擺了兩張鋪着花毯的方桌，桌上擺着三盆鮮花；靠外邊八字形擺了兩行桌子凳子，上面放着茶壺、茶碗和紙煙。佈置的那個新鮮隆重樣，全村人真是很少見過。婦女識字班和兒童隊的秧歌隊都打扮得花紅柳綠，對面站在兩邊。兩套鑼鼓就像比賽一樣的敲打，敲的人心裏挺高興。鑼鼓一停，又互相啦啦起歌來。這邊吆喝：「識字

班，快點唱，不要扭扭捏捏裝姑娘！」婦女識字班也不願裝蒜，緊跟上：「叫您唱，您不唱，您在這裏胡嚷嚷！」兩個隊吆喝的聲音，一陣比一陣高，鼓掌聲也一陣比一陣激烈。小孩子們看了，也吆呼「加油」，嘩啦嘩啦的鼓掌，更是越來越熱鬧了。

這時，玉民正和村主任從外面走過來，孩子們「轟」的一聲圍了上去，扯住他的衣裳，一齊吶喊：「玉民！你得拿喜糖吃！」

玉民笑着：「別向我要，等一會新媳婦來了，你們向她要！」惹得四週的人都哈哈的笑了。

村主任看了看天井裏的人，微笑着說：「哎呀！人真多！虧了天井大，要不，光來參觀的人就盛不下哩！」

這時，玉民娘二媽，穿着嶄新的深藍衣裳，幾根頭髮梳得整整齊齊，拄了根拐杖，一步一擱地從北屋走出來。她到了毛主席像跟前，上下地看了看，又看了看四下裏的人，臉面上冷霜霜的。婦女識字班小組長秀英問二媽道：「二媽！你看看好不？心裏該是恁透了！」

二媽愛理不理地回答：「怎麼不好哩！時興的新法子！」說着又走到了天井東邊，對着幾個老大娘啦了起來：「頭一回見。真是利索！反正咱是不管了，任從孩子們擺弄去吧！」

東衙衙三元嫂拍打着懷裏的孩子走過來說：「二大娘，這才好哩！又省錢又文明。早先舊辦法做媳婦時，前好幾天就不敢吃飯；大六月天也得穿棉衣裳，暈在那轎裏，也沒人敢說一句老規矩不好。唉！咱可是經過了。」

「無論怎麼說，這新式的看着可就是不像……」二媽一句話說了個半截就住下了。她回想起前幾天，和她兒子玉民商議辦喜事的時候，玉民要新式結婚，二媽覺着新式結婚不地道，百般不同意，後來玉民就火了，說：「這是我自己的事，你不用管！」自那，娘兒倆就有一股氣。今天，二媽看見新式結婚又文明又省錢，來看的人這麼多，也覺着挺光彩。但是在大夥面前又不好承認自己的不對，再就是掛牽着不知道媳婦賠送什麼東西來。按舊式結婚的規矩，媳婦賠送的東西，早飯前就應該搬來了，兩莊隔的又不遠，天這般時候了，怎麼還不見東西，心裏早就有了八分氣。

秀英從大門口毛火火地跑進來，大聲地喊：「別唱歌了！張家溝的人已經到了北河，快去接吧！」接着「吱——」的吹了聲哨子，右手在頭頂上搖擺着：「別唱歌了，準備去接啦！」回頭又朝東屋喊：「玉民！還在屋裏打扮什麼！走吧！」玉民從東屋走出來，兩手整理着衣服：「走哇！」於是鑼鼓喧天地出了大門迎接去了。

不多工夫，鑼鼓聲、吵鬧聲到了衙衙北頭，接回來了。家裏的人也都一擁跑出去。人多了在衙衙裏擠不開，秧歌隊擠在中間也沒法扭，只是舞着綢子踏碎步。秧歌隊前面，並排走着玉民和秀芝，玉民穿着嶄新的藍制服，秀芝也穿着新列寧服，兩個人胸前都戴上了朵大紅花；他倆本來臉上就笑瞇瞇的，再加上紅花新衣一耀，紅撲撲的更顯得漂亮。四週看的人，好像從來沒見過他倆，都擠到前邊去看。擁擁擠擠的到了天井，玉民和秀芝在前面的一對椅子上剛坐下，後面秀英就喊：「看哪！快看新嫁粧！」

人們都扭回頭朝大門口看，只見一個青年右肩上扛着張漆得通紅的七吋步犁，犁把上拴了塊紅綢子；左肩上背了兩個書包，藍色，紅字；一個綉着「抗美援朝」，

一個綉着「努力學習」，裏面都裝滿了東西，紅色的筆記本露出一溜邊來。人們正在看着，又有幾個人齊聲亂嚷：「看！看！看！」大夥向後一看，又一個小伙子牽來了一頭小黃牛。這頭小牛全身胖得圓溜溜的，頭上剛冒出兩隻小角尖，腦門上拴了朵大紅花，脖子上帶了一大串響鈴，一走一「杭啞」。這小東西好像通人性，生怕別人看不見牠，不住地抬起頭看着四週的人，提高了嗓子「哞哞」地叫着。四週的人把牠圍了起來，品頭品腿，看個不停。七十多歲的王老漢，喜的裂着個沒了牙的嘴，不住聲地說：「新鮮啊，真新鮮！我這麼大年紀了，還是頭一回見呢！」旁邊幾個老大爺也搭上了腔：「又實用又省錢，還是這個好哇！」

玉民的哥哥玉良，把小牛拴在槽上，給牠多加料的拌上了堆草，算是招待牠。他不住地摩弄着小牛的脊梁笑着想：「添頭耕牛半個家呀！」

這時二媽也擠上來，往裏看了看，見媳婦賠送了這麼些東西，臉上立時就變了顏色，想：「好他娘的清氣，怎麼連點衣裳也沒有！」

其實，秀芝賠送小牛步犁的事，二媽早先也是知道點的：前一個月，秀芝曾來過這裏一次，和二媽、玉民商議結婚問題。二媽有意探問秀芝賠送些什麼，就說：

「回去和親家說，也不用多賠送東西，雖說日子好了，還是儉省點好。」

秀芝也知道婆婆是在打聽賠送什麼，就照直地說：「娘！我又不是不明白，我才不用那老一套哩！依我是啥也不要，俺娘俺爺就不依，我就答應把生產上學習上用的東西，多少帶點來就行了。」

二媽一聽，立時就心裏一涼，沉下臉來，想：「這個媳婦子可真也奇怪，人家閨女出嫁都是向爹娘要東西，她這個好，不但不要，送給她還不收呢。要不帶點穿戴來，來到就要穿這裏的了……」越想越生氣，白眼珠子向秀芝一翻，便嘮叨起自己出嫁時的事來：「三十八年前，俺嫁來這裏的時候，帶來了四鋪四蓋，衣裳單的棉的十幾套，箱呀櫃呀七、八抬。娘家為賠送俺，賣了小牛，糧食糶的也不夠吃的了。就這樣婆婆還嫌少呢！頭一年俺就沒敢向婆婆要一根線使，都是穿的自己的，還得管着男人穿。第二年有了玉良，只尋思：婆婆不管俺穿，還能不管孩子穿嗎？我就張口向婆婆要點布給孩子做衣裳，你猜怎麼着？人家二話沒說，拿起趕餅軸子就打，一邊打着一邊還罵：『我看是想瘋了呢！你娘家賠送不起你，就別找婆婆家呀！新一年，舊一年，縫縫補補再一年，不滿三年，就別想要我一根線……』這是

多少年興下的老規矩哪！不由你不聽！」說完了這一套，二媽還不大放心，就直接地對秀芝說：「不能沒數的要一些東西，可也別失了主意呀！當閨女一輩子就做一回媳婦，出嫁時不要，過後還能再要嗎！『爹有娘有，不如自己有』，要上點是自己的，以後用着也便利！」

秀芝知道婆婆的思想很落後，想說說道理給她聽，但又怕說得太急了鬧的不好，就說了個活動話：「也不一定，現看吧！反正這不是什麼大事！」其實，心裏早有數了：以前每次在區裏開團員會，團區委不止一次的向團員號召：每個團員要正確的處理自己的婚姻問題，做一個榜樣給羣衆看。正當現在增產節約的時候，還要那老一套幹什麼！

這都是一個月以前的事。放下這個不講，回來再說眼前的事。

二媽看了這些賠送的東西，臉面上簡直沒點好模樣，引起了旁邊三孀的注意，便說：「二嫂！你看你那媳婦賠送的多好！」

二媽愛理不理的半天才說：「是呀！沒有比這個好的啦！你看多時興！」郎當着臉更難看了。



秀芝瞪着一雙亮晶晶的眼睛，不慌也不忙，講得那麼清楚。

玉良嫂正在廚屋裏忙着燒水，聽見大家嚷着看新嫁粧，也就急忙填上一把草抱着穩妮走出來，想看看新弟媳婦賠送的什麼新鮮東西。她剛站下，二媽也正巧走過來，拐杖咚咚地搗着地：「水燒開了嗎？什麼好看的！」穩妮娘沒敢哼氣，就急忙溜回去了。

「吱——」「吱——」司儀吹了兩聲哨，大聲地宣佈道：「現在結婚典禮就開始了，第一項：『奏樂！』立時四套鑼鼓便一齊打起來，接着又唱婚姻自由。

歌、給毛主席行禮、來賓和家長講話等，進行到第六項，司儀宣佈新人入洞房時，那邊秀英提議：「不行，得讓新媳婦談談戀愛經過！」

全院子的人都響應了！有的便拍着巴掌：「好啊好啊」的喊起來。

秀芝還真大方，走到面前，先朝毛主席像行了禮，又給大夥行了禮，就講開了。立時全院子裏，一個做聲的也沒有了，特別是青年們，裂着嘴伸着頭，專心一意的聽。

秀芝講了她和玉民怎樣認識的，頭一回啦了些什麼，以後怎麼談起婚姻問題的，寫過多少封信。她紅着臉，瞪着一雙亮晶晶的眼睛，不慌也不忙，講得那麼清楚。聽的人沒有一個不喜的，特別是青年們，光吡着牙笑。唯獨二媽却郎當着臉，嘴裏咕嚕：「怎麼一點也不知道害羞！新媳婦就這樣，不叫人家笑掉了牙？」秀芝聽見婆婆的咕嚕，又想起剛才給婆婆行禮時婆婆連眼皮也沒動一動的樣子，心裏也覺得是個事，但是臉面上一點也沒表現出來。

結婚典禮以後，二媽走到北鄰大嫂家。大嫂說：「二孀子！二兄弟家來了，你日子就更清閒了。你看人家識字明理的，多麼進步，真是磨破鞋到哪裏去找呀！」

二媽一撇嘴，右手往臉前一比劃：「哼！我就沒看中，你看那個樣呀！不知道害羞，和個野婆子一樣。往下可別想管得了。再說，來的也實在乾淨，連件衣裳都沒有，我看，出不去半月，就伸着手了子要穿的了。」

大嫂「叭叭」地拍了兩下巴掌，不平氣地說：「可了不得！二孀子哟，怎麼說這個呢！你看今日來看的誰個不說好呀！就唯獨你看不中，人家能說能道是進步呀。再說人家賠送吧，你看不好我倒覺着好哩！眼看就要耕地了，這馬上就用得着。真是多麼實用哪！比那老一套強得多。你嫌人家沒衣裳？看人家這麼能幹，還愁掙不上穿？保險連累不了你！」

話不投機半句多。二媽半天也沒道上句話來，回轉身就走了。

晚上，鬧房的都走了，小兩口在新房裏，談起體己話來。談着談着便談到家庭團結問題上。秀芝便把白天看到的事告訴了玉民。玉民也把娘平日的思想、作風對秀芝說了一遍，末了還說：「咱娘這個人，封建思想還着實不輕，我不知和她吵過多少次，就是不改。我氣的不希和她答腔。以後天長日久過日子，這樣的事不希罕，你簡直不用管她就行！」

秀芝擁了玉民一把：「虧你是個幹部，還說這樣的話！咱倆婚姻是自己作主，又是新式結婚，莊裏男女老少誰不說好。我要是結了婚就和婆婆鬧別扭，那影響得多壞！我早打好了譜，以實際行動來團結她，慢慢的教育她，不急躁，不跟她爭吵，也不光是遷就她。我有信心幫助她進步，叫她轉變過來。」

玉民冷笑着：「哼！你能哪！我等着看你的！」

二

第二天剛放亮，秀芝就起來了，走到婆婆屋裏小聲地問：「娘，冷不？」

二媽其實早醒了，可不答腔。

秀芝又問：「娘！沒醒嗎？今黑夜冷不？」

二媽一翻身，裝出才醒的樣：「嗯——誰呀？」

「是我！我拾掇磨推煎餅去吧！」

二媽頭也沒抬起來，在被窩裏回答：「你先歇兩天，叫你嫂子推吧！」

秀芝給二媽蓋了蓋被子。「娘！你好好睡吧！我自己推就行！」說着，走出來就去刷磨找磨棍。

磨一響，嫂子也起來了。穩妮哇哇的哭，嫂子把穩妮抱給住妮樓着，就忙過來幫着推。秀芝說：「不用，我自己推着不累；在家裏時，那磨比這盤還大，都是我自己推。穩妮還哭，你還是餵餵她去！」

嫂子說：「由她去！我去拾掇傢伙準備攤煎餅！」

秀芝再三的說，嫂子就是不去照顧孩子，只顧在廚屋裏拾掇傢伙。秀芝推完了煎餅，硬奪過傢伙來自己攤，但嫂子還不去照顧孩子，又去忙着燒火做飯。

二媽起來，圍着磨盤轉了一圈，仔仔細細地看了一遍，見刷的挺乾淨，也沒說什麼；又到了廚屋裏，瞪眼瞅着秀芝攤了五、六張煎餅，見攤的又快、又乾、又薄，就和張白紙一樣，心裏暗喜：「以後可要吃好煎餅了！」雖然挑不出毛病來，但覺着當婆婆的不說上幾句就不像個老輩似的。明看秀芝填柴火不多，也說：「少填柴火！填多了都白費了。『男人要省吃省喝，女人要省鑿子窩』。『一天省出一棵草，待上一月，一頓燒不了』。……」

早飯後，玉民要回區人民政府，秀芝給他把隨身要穿的衣服包好，還放上了一雙自己做的千層底布鞋。玉民拿起包袱剛要走，秀芝拉住他的衣角說：「別忙，你該到咱娘屋裏看看再走！」玉民明白她的意思，不好觸她的面子，勉強到了二媽屋裏，站了一站，說了聲：「娘，我走了！」沒等二媽答腔，他早已出了大門。

玉民走了不大一會，玉良因為木工合作社的活兒太忙，也要回宋格鎮，二媽把他叫到自己屋裏，低聲說：「囡呀！你走了，你娘在家裏怕受治呀！你看你兄弟媳婦，嘴像刀子一樣，可不像個好惹的，我怕管不了，你可得給你娘打個譜。」

玉良右手往外猛一摔：「陰溝底下還能翻了船嗎！無論怎麼不能沒有個上下！『打出的牛馬能做活，管下的媳婦服婆婆』。娘，你只要有點規矩就行，你看到哪裏不對，該說的就得說。」

二媽拐杖往地下搗着：「可了不的，聽你說的多輕巧。你看看這個年頭，我還敢吡吡牙！」

玉良低着頭來回地走着，猛的走出門口：「我去囑咐囑咐她們！」
他一直來到了廚屋。秀芝正在攤煎餅，玉良嫂在刷鍋。玉良表面上是朝着老婆

說話，實際上是說給秀芝聽：「我成天在外幹木匠活，家裏少人沒手的，日子過的也不甚寬綽，咱娘也這麼大年紀了，當家也實在不容易，你在家要好好孝順咱娘，別惹她生氣，也省的鄰舍家笑話！」

秀芝明白哥哥的意思，就暗示地說：「哥哥說的不錯，老人只要做的對，不聽說還行嗎！要想一家人和睦團結，建立個新家庭，就得要多參加會議，積極學習新道理，辦事民主，這樣才能全家一心，搞好生產。」

玉良也聽出秀芝的話是衝着自己來的，但也想不出別的話反駁，斜着眼瞅了瞅秀芝就走了。

秀芝攤完了煎餅，吃上了點東西，就對二媽說：「娘，現在各家都忙着修地堰，我看咱北河那塊地，靠路邊的都給沖壞了，我去壘起來吧！」

二媽伸長脖子瞪着眼看着秀芝。「下坡？剛過門的媳婦就下坡，不怕人家笑話？不去吧！」

秀芝說：「娘，咱家人手不多，他哥倆又成天在外邊，別沒勞動力，終究還得我下坡；再說我今天在家裏也是沒事，就去吧！」



秀芝剛走出大門，衚衕裡一些人就說：「看人家做了媳婦第二天就下坡呀！真是能幹！」

其實，二媽也願意秀芝去下坡。去年，因勞動力少，找給互助組裏三百多斤穀子，到如今想起來還疼的慌。就說：「我不過這麼說說，你要不怕人家笑話，你就去吧！」

秀芝扛上鋤、鍬，背上糞筐就出去了。

秀芝剛走出大門，二媽就聽見一些人在衚衕裏說：「看人家做了媳婦第二天就下坡呀！真是能幹！」

「哎喲，新鮮事。哈哈……」
秀芝整天都是白天黑夜的

幹；不論家裏的飯食、針線，坡裏的輕重活，樣樣都行。家裏添上了秀芝一人，裏裏外外都拾掇的有頭有緒，二媽和玉良嫂比以前輕鬆得多了。二媽看到秀芝聽說聽道，又能幹活，找不出一點毛病來，也覺得挺舒服；但她總是不放心，老是想：「誰知道再往下怎麼樣呢？新媳婦誰個不是頭幾天裝點樣呢。」

秀芝結婚後的第六天晌午，團小組長李玉成來叫秀芝去開團員會，秀芝問二媽：「娘，我去開會去吧！用不多時候就回來了！」

二媽一聽，就尋思：「我知道早晚要來這一套，以後就光去開會了，還幹什麼活？不如趁早擋住她，也省的以後難管了！」就說：「我說她孀子，可別去開會，才做媳婦不幾天，就和些青年小伙子拌在一起，就是你不覺什麼，外人也會說閒話！」

秀芝也沒說什麼，偷眼瞅了瞅玉成。

玉成一聽二媽說這一套，心裏早就有氣，但他儘量壓住火，和氣地說：「這是團裏開會，如果家裏沒有什麼大事，不能隨便不去呀！反正一會就回來了，家裏有事也不差這一霎呀！」